

疫後城市設計再思系列之一

新冠肺炎疫情曠日持久，正當人人都在期望疫情早日結束生活重回正軌時，另一邊廂，相關業界人士已開展了後疫情時代關於建築及城市規劃的討論。疫情影響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也曝露了本地城市規劃、公共空間、建築設計的種種問題。倘若再有世紀疫症來襲，香港是否有足夠抗疫能力及反彈能力（resilience）？本系列專題中，記者採訪不同持份者，為後疫情時代的城市設計及規劃出謀獻策。

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超過半年，人們的生活模式發生重大改變，也意味着人們對城市空間的使用有所轉變。疫情曠日持久，香港居住環境狹窄，長期困在家中不利身心健康。因此，市民都到戶外進行各種活動，郊區的行山徑、市區的海濱長廊、公園十分熱鬧，這些商業價值不高的用地，疫情下成了市民舒展身心的「聖地」。綠化空間是一個具抗疫力的城市必不可少的，上述例子中，離市民距離最近、最息息相關的是公園。這期專題先從公園說起，談談如何令公園在設計上更以人為本。如學者陳宗誠所言，疫情過後必須重新檢視公園對社區「抗疫力」的角色，在公園設計和規劃上如何面對往後可能出現的新危機，同時增強公園作為強化城市環境質素、公共衛生、公眾健康等的功能。

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
星期日下午，土瓜灣海心公園內，70多歲的王婆婆俯下身鑽過封條，走近健身設施，靈活地操作着健身設備。記者側目，王婆婆尷尬笑笑。「成日匿埋屋企，對身體不好。」王婆婆說。王婆婆以往不時到海心公園「健身」，但疫情爆發後已留在家中多時，「驚越來越遲鈍。」

尖沙咀的九龍公園則熱鬧一些。年輕媽媽Sue和兒子逛公園。Sue表示，以往周末常帶兒子到商場玩樂，但疫情下，她覺得室外比室內安全，故常與兒子到公園「放電」，呼吸新鮮空氣。此外，公園也受情侶青睞。Ceci與阿風坦言過往拍拖多是睇戲食飯，從不會到公園。但疫情下戲院常暫時停業，又要避免人多擠迫的地方，兩人便想到逛公園。「以往覺得逛公園好老套，但原來也不錯。」Ceci說。

疫情下，不難發現市民使用公共空間的模式發生巨變。昔日熱鬧的商場變得冷冷清清，戶外公共綠化用地卻成了市民暫時歇息的空間。

封鎖公園設施 忽視市民需要

與受訪者聊到公園，他們不約而同談到「以人為本」，可惜事與願違。單看疫情下管理部門對公園封鎖設施，文化倡議者黃英琦（Ada）便認為不合理。她認為政府以防疫為由，把設施圍封看似合理，但她卻認為忽視了部分市民如腦退化患者的需要。Ada多年來對公園設計及管理提過不少建議，無論是疫情下的公園管理還是日常管理，她一句總結：「城市空間有很多相對不太清晰的規例，或只是方便管理者的規例。」

不過，疫情期間，市民似乎在封閉的公園中找到新的可能性。香港園境師學會副會長陳元敬（Paul）便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。他曾目睹一個位於半山的公園，平時人流不多，但疫情下封了部分設施後反而十分熱鬧，「裏面有各種活動發生，嚴格來說不合規例，但有無意外發生呢？又無啫。」Paul認為，現時本地公園的設計過於規範化（prescriptive），指定的地方只能做指定的活動，「這都不是很有效的使用空間的方法。」他點出理想的公園應有的特點——多功能性。惟他直言眼見香港在「開倒頭車」。「緩跑徑就是用作跑步，如果你拿架scooter是不准的。但你隨便去一個公園，會發覺跑步的人其實不多，尤其不是任何時段都那麼多。」

他期望，在未來公園設計上可以有更多自由活動的空間，可以做不同種類的活動，「是一個大家分享的空間。」除了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外，在後疫情時代，應跳出框框，進一步開拓公園的可能性，例如進食。早前全日禁堂食令而要市民在戶外進食的悽慘景象，反映出本地公共空間不足以及空間未能回應市民需要。既然公園作為公共空間重要的組成部分，何不在這方面走多一步？先分享一個調查。疫情期間，美國的The Texas Medical Association為不同活動進行風險評估，「1」為最低風險，「10」最高。若在餐廳的室外進食是「4」，屬中低風險；若在餐廳室內進食則為「7」，屬中高風險。似乎戶外比戶內安全。這段時間，Paul也常思考一個問題：「其實如果我們展望未來，是不是應該把現時慣常的模式搬到戶外。」可惜，單看現時公園設計，難做到。Paul亦認為現時的公園設計有未考慮這點：「好簡單，只要在公園圍一些地方，有個亭，有遮蔭就可以。香港都有很多一些桌連椅的設施，不過通常無蓋，落雨就好麻煩。」記者曾到不同公園觀察，發現有蓋的地方通常無椅，有椅的則無蓋。

Ada觀察到很多大城市的公共空間都很適宜室外進食，反觀本地公共空間設計及城市規劃未有考慮這方面。在政府發表

的《香港2030+》中，談到要提升城市宜居度，改善公共空間。然而，疫情的啟示是，一個城市具備抗疫力十分重要，現實的香港卻如此不堪一擊。如Ada所言，城市設計是要能夠回應一些不可預見的疾病。若不從疫情中反思，策略再遠大也淪為紙上談兵。

■疫情期間公園內的遊樂設施被圍封，但市民一於無視封條繼續玩。



學者倡公園角色重新定位

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研究助理教授陳宗誠指出，郊外地區、綠色用地（如公園）和公共空間大都為戶外環境，對長期留家抗疫疲勞的市民提供了短暫休閒和身心歇息的地方，上下班途中或周末假日，市民經過公園，亦可舒緩長期困在室內空間的壓力。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系主任郭瓊瑩亦談到，疫情期間一些開放性空間包括公園綠地、郊山步徑等的重要性。她指出，「這些平時視為欠缺直接商業經濟效能的留白空間，反而在疫情期間成為各國居民的低風險庇護所。」

公園如都市肺部，讓市民有喘息空間，也承載城市生態系統發展。無論像墨西哥建築師Mauricio Rocha以實現群體交流為由建議疫後營造更多公共空間如公園，或如郭瓊瑩

■在九龍公園內有各種活動進行。



所指「在尖端科技競逐的潮流中，最傳統基本的『公園綠地』仍有其永續性競爭力」，都可反映出後疫情時代公園的角色將重新定義。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，截至本年3月31日，全港共有大型公園26個，公園、花園及休憩處共1,583個。既然公園如此重要，也應深思如何進行「改革」，有朝一日世紀疫症再來襲，優質的公園能成為庇護市民的后盾。

疫情體現綠地價值 冀拓更多活動空間

「都市之肺」設計應以人為本

深化公園設計 有地區特色

陳宗誠認為，公園可以釋放更多公共空間供市民使用，例如中山紀念公園及添馬公園等的設計可更開揚。他續道：「有些公園不但是休憩空間，更代表社區的歷史文化蹤跡，例如九龍寨城公園、香港動植物公園等。」然而，由康文署負責管理的公園大多一式一樣，若問到市民大眾對本地公園設計的印象，恐怕沒多少人能回答。他認為，除了釋放更多公共空間外，更重要是公園設計和設施要更貼地。「以當區的人口數據特徵用作規劃和管理的參考，提供更合適的設施。亦可以考慮主題化部分公園，打造富有地區色彩公園，例如九龍寨城公園的歷史、荔枝角公園的嶺南文化，有一些未有主題的公園可以參考地區歷史文化特色，或搜集本地創意去設計公園，連結社區特色和歷史文化。小部分公園將會是旅客和市民共用的資源，例如紐約中央公園。」

他亦喜見近年一些公園更開放。例如與區議會和社會團體合作舉辦公眾活動，讓市民大眾更有效運用公園的設施和空間，以及其對周邊社區的角色，例如荔枝角公園。

說到理想的公園，Ada認為：「公園是都市的肺，設計應該以人為本，要自然一點，不要過度堆砌，亦不應有太多欄杆，或者好多地方不准進入。」談到疫情期間公園部分設施被圍封，Ada顯得有點勞氣，不過談到近年本地一些公園管理或設計，她則形容「有少鬆動」。「添馬公園就不錯，那裏又無欄杆，寵物也入得。除添馬公園，近年有大型公園設有寵物角，允許寵物進入。」不過她頗為讚賞的是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。有別政府主導模式，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由民間團體擔任顧問，通過比賽從民間徵集作品定出遊樂場主題。「這是很好的例子，體現了共同設計的理念。當然不是說市民大眾懂得設計，現在設計師建築師好多時都有諮詢討論的過程，可以有市民的參與。」

■疫情下的海心公園有不少人聚集。



■重陽節假期最後一天，不少市民於上環中山紀念公園消遣，享受親子時光。



■添馬公園的無欄杆設計寵物也可入內，不少市民趁疫情緩和在此散步。



應強化「由下而上」管理模式

Ada認為，要達到理想設計，管理方可與居民商討，讓市民一起參與。「其實康文署公園的創新是需要加快腳步，但不是關上房門思考。而是真的要多和市民接觸聊天。例如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就是很好的例子。」Ada認為，其實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由市民幫忙管理。「內地都有這樣的例子。我曾在上海見過有市民在苗圃種花種樹，幫手打理公園。」Ada說。她認為，像上述屯門共融遊樂場的例子，政府找民間團體合作，顯示他們也願意踏出一步，「但可能（康文署）的高層和中層對管理空間看法不同。始終職員太多，創新的想法未去到中層。」

陳宗誠亦認同不單是公園管理，許多與社區和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空間、設施和資源都應該強化「由下而上」管理模

■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設有各種類型的滑梯，適合不同身體狀況的兒童暢玩。



式，增強持份者和社區參與的程度，讓市民更了解居住的社區發展，符合市民需要，回應社區聲音，加強管治認同感。

除了公園內的設計有不足外，Paul亦指出有些公園出現「擺錯位置」的情況。根據現時的規劃標準，人均休憩空間為2平方米，在《香港2030+》中更指出要提高至2.5平方米。「但他沒有限制如何『擺位』，變了每一區都是，因為要『砌夠』2.0標準，往往在不適合的地方建公園。」說到這裏，Paul直言很不滿。他表示，香港確是起樓主導，較為理想的土地都用作起樓，「當位置不夠時，會發覺有些公園『塞』在角落。例如旁邊就是大馬路，或者地下一大堆渠的，起不到樓，就用來起公園，種不到樹，其實不理想。香港很多公園都是這樣，不能種樹，只能在地面上『擺』。」

Paul認為，除了要在整體規劃上預留一些適合的地方建公園外，亦可善用一些閒置空間，設計一些口袋公園（Pocket space）。口袋公園通常指一些規模很小、散落在城市不同角落中的開放空間。他續指：「屯門共融遊樂場的例子成功後，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到要改造170個新公園，當中有很多是細公園，我認為是不應忽略的。」